

【苏】奥列西·冈察尔 著

彭晓平

彭琳 译

陈之定

N I
DE
X I A
GUANG



花山文艺出版社

你的霞光

你的霞光

〔苏〕奥列西·冈察尔 著

彭晓平

彭琳 译

陈之定

花山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石家庄

你的霞光

〔苏〕奥列西·冈察尔 著

彭晓平 彭琳 陈之定 译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唐山市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1/32 15.125 印张3 插页 338,000字 印数：1—2,200 1986年3月 第1版
1986年3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286·200 定价：2.00元

第 一 卷

寻 访 圣 母 像

道路，这个词儿包含着多么
古怪的、既迷人又诱人且神奇的
魔力啊！它本身又是何等动人，
这道路……

——果戈理

AAF12/12

白雪皑皑

查伯洛特内过后一定会逢人便说——而且绝无丝毫嘲讽的意味，——世上最忠诚可靠的就是孩子；他一定还要说，他所以有幸能活到今天，也全靠了几个草原上的小百姓，正是这些乡下顽童在朦胧的暮霭中，在草原的骆驼草丛下发现了他这个被击落的“王牌驾驶员”，把他放在厚帆布上，拉回村去，交给自己的妈妈们。

那年秋天，在这个被德寇占领的阴暗的草原上空经常发生空战，查伯洛特内不止一次地飞临这块空域，和一队歼击机一起掩护自己的伙伴们，让他们去轰炸挤满敌方军车的乌兹洛瓦亚站。轰炸完毕，便飞过第聂伯河，返回我们的野战机场，而在自己身后留下一座座烈焰腾空的火山，于是附近村落的孩子们都纷纷跑来看热闹，欣赏这一片火海的草原庞培城^①。躲避抓伏的小伙子和姑娘们藏在满目疮痍的果园里，遥望这壮观的场面，感到异常兴奋和激动。一会儿，油罐车接连爆炸了，在无数的轨道上，一列列被炸得粉碎的法西斯军车起火了；一会儿，一根根烧得通红的钢轨翘了起

^① 庞培城在意大利的那波里附近，是一座古罗马名城，由于维苏威火山的多次大爆发，终于被火山灰所淹没。

来；再也不能往那该死的第三帝国^①运东西了！草原的青年人——嘴无髭须的小伙子和胸未怀春的姑娘们——他们似乎觉得此时此刻在乌兹洛瓦亚的大火中，正决定着他们未来的命运；在乱糟糟卷曲的赤热的废钢铁中，不是恍惚看见了他们的命运之神么？由于烈火的炙烤和内心的激动，姑娘们个个面孔绯红，眉飞色舞地返回家里，偶尔还带来一点猎物——熔化后粘在石头上的红褐色的糖块。在她们眼里这简直成了珍贵的礼品，是第聂伯河对岸那些无畏的山鹰们所馈赠的礼品！

无巧不成书，一天晚上索菲卡也这样兴冲冲地跑回家来，红彤彤的脸蛋儿仿佛带来了车站上冲天大火的余光。她刚跨进漆黑的院子，弟弟申契克便从屋里一阵风似地飞了出来，用他那神秘的响彻整个草原的悄悄话，把她着实吓了一跳：

“咱家有个飞行员！”

那声音简直象说：“咱家生了个小娃娃！”

屋里乱作了一团，母亲和村里的几个女人在一个什么人的周围忙碌着，擦拭着，一个血淋淋的、年轻的身躯刺目地一闪，索菲卡顿时羞红了脸，飞快地跑出门去。贴胸藏着的还带有余温的糖块在这庭院的杳杳里从绒衣里面滑了下来，掉进杂草丛里，把弟弟吓了一跳。索菲卡和申契克带着那块战利品在那里一直坐到后半夜，警惕地分辨着夜晚轻微的声音，守护这亲爱的家，如今这里已开始了新的生活——关心和照顾飞行员。

后来，索菲卡渐渐适应了这新生活，并充当起护士的角

^① 第三帝国——法西斯德国的别称，它反映了纳粹对外的扩张野心，梦想继神圣罗马帝国和德意志帝国之后，建立一个庞大的新帝国。

色。一天晚上，在她和飞行员聊天的时候，他冷不丁地说：

“你们那群小淘气真可爱……还有女人们！……真不知怎么说才好……可对我这个人，是不是念叨得太多了？”

姑娘一眼看穿了他的心事，就说：

“谁也不会出卖你的。”

“你有这么大的把握？”

把握？她也不知道哪儿来的把握。可她对此深信不疑——有什么好说的……归根到底，这种事也太常见了，他们有多少人掉进了森林、草原和沼泽，从此便石沉大海永无消息，只不过给远方机场上望眼欲穿的战友们心上增添一道悲痛的阴影。而这个奄奄一息的人却被命运抛到了这里，乌兹洛瓦亚车站附近，这个在凄风苦雨中煎熬的、曾经被叫做“蓝树林”的小荒村里。如今早已是徒有其名，哪里还有什么树林，周围唯有一丛丛的莠草在铁蹄下悲泣，还有十来间茅草房矗立在草原上任凭风吹雨打，相互依贴在一起，在谁家门前有一棵杨树和一棵白桦，每栋房后有几株小樱桃，两三根提水吊杆（其中一根的末尾吊着一块特大的坠石，也不知从何处跑到这黑土草原上来的），村外是一排长长的东倒西歪的猪圈——便是这个小天地的一切……有的村民在猪场里消磨岁月，更多的人却偏偏去车站寻找工作，于是终生往返奔波，践踏出一条条羊肠小道，虽说从车站到村里那距离相当可观，远不是说话就可以到的。索菲卡自打记事起，便被一条弯弯曲曲的田间小路把她同乌兹洛瓦亚紧紧地缚在一起了。她的父亲在站上当司机，司机的生活谁还不知道？家里住不长，呆不一会儿就得走，又要去拉一趟直达货车，跑车前，照例又得去检查身体……让人觉得，他老在外面上班，下班回家就精疲力尽了，提着一个油乎乎的小箱子，里面装着各种

好吃的东西。一九四一年深秋一个狂风怒号的夜晚，站上又把父亲给叫走了。索菲卡羞答答地同父亲告别，等父亲走远了，又在后面追了好半天，朝着漆黑的夜幕大声呼唤，告诉他把表忘在家里了……父亲没有回答，谁也没听见，也许是让风声给淹没了。现在父亲的表成了她们全家的纪念品，挂在高碗柜的侧面，依然故我地走着，一分一秒地计算着时辰，仿佛在等待自己的主人。索菲卡的父亲是那年秋天把最后一批列车开往东边的几名司机之一。发车已是后半夜，凄凉的汽笛声响彻了大草原。再没有什么比告别的汽笛声更催人泪下了；无边的旷野把最亲爱的人吞没了。从此他在这间茅舍里只留下痛苦的回忆、辛酸的离情和永无尽头的期待。多少次母亲半夜从床上跳下地来，她觉得听见有人敲窗户，而其实，这不过是樱桃树枝偶尔碰着了窗玻璃……

母亲衰老了，女儿长大了，唯有她们盼望亲人的心情没有任何变化。可自从那帮淘气鬼们在“蓝树林”救出了这位飞行员，索菲卡生活中的一切都随着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如今这个人需要她的救护，她每天早晨都要对他投以亲切的微笑，而且终日担惊受怕，夜晚最轻微的响声都会吓得她浑身一颤，总是在紧张不安提心吊胆之中迎来新的一天，而她的心里却充满了她从未体验过的温暖和希望。环境虽然极端艰苦，但他是来自她们日夜思念的另一个世界，在她们这些受人践踏终日翘首盼望的人们中，他的出现似乎象征着那终将迎来的一天。自从有了这位飞行员，村民们的时间便有了新的内容。虽说并非所有的人都了解真情，并非所有的人都知道他眼下在何处，今夜要把他藏在谁家的暖炕^①上，但是大

① 暖炕——这里系指俄罗斯、乌克兰等地农村的一种砖土炉子，炉里烤面包，上面睡人，类似我国北方的暖炕。

家心里都明白，他就在附近的什么地方，在他们的中间，而且仿佛成了她们的活护身符！……当这些为拯救他的生命而英勇奋斗的女人们聚集在他身边时，从救命恩人们粗俗的笑谈中，他时时意识到，在这荒凉的草原上，在这被一切法律所遗弃的小村庄里，他的出现对她们有着多么重大的意义，他在空战中失败，对这些人来说仿佛是恰逢其时，甚而给她们带来了某种欢乐。反正他是不由自己地为她们每一个人提供了表现自己高尚品德和天性的机会，使她们这些多嘴贫舌的乡下女人至少能暂时忘却她们内部的纷争而团结起来。别看她们故意做出怨天尤人的样子，但是她们的心地、她们的献身精神，都深深地印在了飞行员的脑海里。他看到，这些天生的演员们如何装模作样地责怪小鬼们：你们从哪儿找来的这么一只雄鹰！我们弄不好都要为他掉脑袋，要是警察发现我们窝藏这样一个人，准会打得我们灵魂出窍……哪怕从草丛中找来一个大胡子也好啊，没料想是这么一个没眉毛全身是洞的人，我们的亚麻布都不够他用了！……女人们一面这么絮絮叨叨地数落着，装出一副一百个不满意的样子，她们的思想却情不由己地飞到了那未来的一天。到那时可就大不一样了，对她们来说，这飞行员可不再是什么累赘了。反正我们的人一来，准会问：“好吧，你们都说，你们在这儿，没准儿也是不三不四的……”我们可没什么不三不四的，我们还救了一个人，你们说不定还要发给我们每人一枚奖章呢，难道不对？

然而要想实现这愿望，还得一天一天地挨。当屋里只剩下索菲卡和她护理的病人时，她总是求他不要生这些婊子大娘们的气，还安慰他说，他周围的人都诚实可靠。

“不是说，你们这里有人常跟警察在一起混吗？”

透过昏黄的灯光，他看见姑娘的两个嘴角流露出坚定英勇的豪气：

“他不敢说。小伙子们已经警告过他，要是他太不安分，太好奇……一句话，要象水中游鱼似地一言不发，否则就会落个戛朋神甫^①的下场。我们这儿原先有这么一个家伙，他到处乱窜，胡打听……我们给他起了个绰号，戛朋神甫……”

“他如今在哪儿？”

“原先在这儿……可如今无影无踪了。您别担心。”

“看意思，胆子还真不小，不过……”

“知道。您现在除了自己，还要为我们着想嘛。”

“这我也明白。我如今好象成了你们安危的全权代表了……”

“那您就别总那么疑神疑鬼的啦，全权代表同志……”于是姑娘的眼里流出了笑意，虽然嘴还紧紧地闭着。

不过，为了表示对飞行员的信任，也许是为了给他解闷，她还是讲了起来。他提到的那个警察崽子确有其人，并且经常打听“蓝树林”的事。上学时，他和索菲卡一班，可谁能料到，在这考验人的时刻他会变得这么卑鄙？要说，他也尝到了滋味，大家都不搭理他了！别看他袖筒上挂着警察的破布条，他可是终日提心吊胆，得不到片刻的安宁，眼里随时都含着惊恐的神情……女人们唾他，母亲也诅咒他：

“你造的什么孽？你可一辈子也洗不清哪！”真是亏心必有恶报啊……只要一杯酒下肚。这个“你们我们”（村里人给



① 戛朋（1870—1906）：原为彼得堡一工人住宅区的神甫，充当了沙皇政府的密探。他诱骗工人举行1905年1月9日的和平请愿，致使大批工人被枪杀，后来被揭露，于1906年3月28日被工人吊死在彼得堡郊区的奥泽尔基村。

他起的外号)还会在姑娘们面前掉几滴鳄鱼泪:“我也知道,我把灵魂卖给了魔鬼,你们我们的一来,马上就会脖子套根绞索,我冤枉啊!我可是闻出了味道,姑娘们,你们有一件什么秘密,你们有一桩事情瞒着我,不过我一不打听,二不说!我一定守口如瓶!莫非我这样做,你们还不能多少减轻点儿我的罪过吗?你们也得替我说句好话吧,啊?”

索菲卡一边说,一边维妙维肖地模仿着那个口齿不清的出卖灵魂的家伙。

“真讨厌,老是缠着你,念叨他那些罪孽。昨天去打水,他不知从哪儿钻了出来,在我背后说:‘我帮你一把,索菲卡……’”

“也许,索菲卡,他对你挺感兴趣吧?”

“他倒想来个见缝插针,下流坯……”索菲卡不愿多谈,就转了个话题:“今天还要给您念点儿什么吗?”

晚上,他常常借着信号灯光为他读书,尤其爱念诗给他听。就是这病号打瞌睡了,她也不走,照旧坐在他身旁,悄悄地守护着他那充满火药味的飞行员之梦,第二天早上她还要问:

“您在梦里尽说些什么?”

“真的说了?”

“我什么也没听懂……也不知道是什么话,一点儿也不懂。”

“别是孟加拉语吧?”飞行员微微一笑。

“你们还学过这种话?”

“这不在教学计划之列……早在念工农速成中学时,我就产生了一种念头,咱也来学学孟加拉语吧!……要是有人问我学它干啥,我还真未必答得上来,可不过……反正是想学

会世上所有的语言，好了解所有的人——我们那时就是这样……”

一片乌云浮上这个昔日大学生的脸庞，此刻索菲卡觉得他是这样的亲切、贴心……想读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的原著，渴望能听懂各种各样的语言的音乐，哪怕是最遥远的天涯海角的语言。然而他的幻想破灭了，只能在这里倾听风儿的哀述，倾听它怎样在烟囱里呼啸，又怎样把护窗板刮得山响……

有时，见索菲卡从外面回来，飞行员就问她听到什么没有？她心里也明白，他指的是什么。没听见轰隆轰隆的声音？没瞧见第聂伯河对岸发来的火箭？可是眼下还没有丝毫令人宽慰的消息可以奉告，又有什么办法？——只是刚才夜里起了大风，天空布满乌云，既不见火箭，又不见星星，唯有月亮偶尔探出头来，在乌云的环抱中显得满面怒容……

深秋，谣传靠近前线的地带要清除所有的居民点，据说，一个活人也不准留下。果然，在一个风雨交加的日子，村里闯来了一帮德国警察，他们不由分说，把大家轰出家门，接着便强迫这群惊慌失措、痛苦万状的人们冒雨西行。在路经第三个村庄时，才允许他们停下来过夜，睡在一个草棚子里。索菲卡整夜思念着自己的飞行员，人们被迫无奈，只好把他一个人留在“蓝树林”，藏在一个地洞里，如今那儿也许已经有坦克在奔驰……黎明时分，她拿定主意逃跑。就让他们开枪吧，反正不是每粒子弹都能打中目标……虽然“你们我们”已经答应她朝一旁开枪，但每响一枪好象都打中了后背，要夺去姑娘的性命。她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就跑过了一片菜地，到了农具棚后面，又朝那丛河柳奔去……她在桥下一直坐到后半夜，脚前是一条静静流淌的小溪，她

看到冰下的溪水怎样凝固，怎样在她的眼前慢慢地停息下来，而头顶上汽车从桥上驶过，气势汹汹地吼叫着，外国的骂人话就在身边回响……到第三天，世上那个最亲爱的小村庄终于突然从浓雾中钻了出来！然而索菲卡做梦也没想到，那些上岁数的女人们竟比她到得更早，她们在院子里忙碌着，仿佛她们并不曾被赶出家门，只见她们脸上挂着欢快而得意的微笑，对姑娘说：“快跑吧——他早就等得不耐烦了……”

后来，一天晚上突然下起了鹅毛大雪。早晨起来极目一望，到处一片雪白，寒冷异常，远方传来隆隆的炮声，这声音她们曾经朝思暮想徒劳地等待了多少个日日夜夜啊……

枪炮声和机器的轰鸣声交织成一片，震耳欲聋。激战了一整夜，大地在钢铁的咆哮中颤抖。火箭的爆炸声、口令声、胜利的欢呼声淹没了另一些人的哀号，不知是谁在最后的阵痛中绝望地呼天喊地。

战斗已经向前推进。

毛茸茸的太阳在耀眼的雪地上升起。无垠的雪原上矗立着一辆辆黑乎乎的坦克，它们烧焦了，永远停滞了。纵横交错的履带痕布满了整个草原，到处可以看见被坦克碾进雪地的僵硬的尸体。遍地散布着照明弹留下的小降落伞，这些可怜的残骸昨天黑夜曾悬吊着无数盏凶恶的明灯，用它们那不自然的、恐怖的光芒照亮了夜战的残酷场面。

寂静，寂静。

世界仿佛已死去，一切都木然僵化了。唯有一个黑点逐渐远离村庄，在白茫茫的雪原上移动——这是蓝树林的女人们拉着一副雪橇，要把她们从死神手里夺过来的飞行员运到什么地方去。索菲卡的母亲和她的邻居瓦西琳娜大婶弯着

腰，不慌不忙地拉着套索，索菲卡跟在雪橇后面，随时帮一把，推一下，或是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担心躺在木板上的“襁褓中的婴儿”掉下地来，因为雪橇碰上光滑的地段，常常会突然飞快地向前滑去。她的关心并非多余——雪冻硬了，有些地方硬得象玻璃一样。

行进中，女人们不时弯腰拾起雪地上难以分辨出来的白色小降落伞：能眼见这么好的东西白扔了吗？用这丝绸的小降落伞给谁做条小手绢该多漂亮啊！……

“索菲卡，咱们的婴儿怎么样？”瓦西琳娜大婶冻得眯缝起眼睛，回头问道。“瞧着点儿，别把鼻子给冻掉了……要不咱们可就造孽了……”

他也确实象个婴儿，只见浑身裹得严严实实的，唯有鼻子露在长耳风帽的外面……简直是拖了个木乃伊，那里象是个活人。飞行员身上盖着爷爷的老羊皮袄，四周掖得严丝合缝，皮袄上面放着飞行皮包，权当一份委任状，——这是雅罗什爷爷的主意，他是全村的主心骨，他说这样一来，要是有人碰见，一眼就能看出你拉的是什么人。

全村都出来为自己搭救的飞行员送行，淘气鬼们高兴地大声叫嚷着，为雪橇保驾。他们一直跟到寒风刺骨的旷野，本来还想跑下去，可是女人们把他们打发回家，因为谁也不知道还要走多远，说不定，要拉到第聂伯河对岸去，才能为自己的被打伤翅膀的雄鹰找到合适的安身处……女人们为运送这样的乘客感到骄傲。索菲卡也心里乐开了花：总算保全了他的生命！在拯救飞行员的日日夜夜里，人们更加团结了，关系也更加亲密了。滑木在滋实的雪地上吱吱扭扭地响着，套鞋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这两个女人的套鞋是照沦陷区的式样用汽车轮胎缝制的——一个从克里沃罗格市来的鞋匠把这门

手艺传给了她们。

女人们时不时地互相打趣着，抱怨说：“瞧你这母牛，老是绊我老骡马的脚！”为了找点开心，她们大声设想着，如何把这裹满石膏的“婴儿”悄悄地遗弃给什么人家，等他将来养好伤，飞上天空，准会把她们忘得一干二净——要是顺路扔下张便条啦，或是冲着她们的蓝树林晃一晃翅膀啦，也就谢天谢地了！……

“这准能办到，别担心。”飞行员的眼睛高兴地闪着光，然而只见他呼吸，皮帽上挂满了厚厚的冰霜。

索菲卡没参加她们的说笑，虽然她的脑子也在围着这个问题转：她们把他拉走，交出去，然后心里只剩烦恼和忧伤，又从天上降到地下，还要强迫自己忘掉一切，忘掉命运偶然恩赐给你的这一切。自从那个秋夜他遍体鳞伤地出现在她们眼前以来，在这几周内她已同他亲密无间、情同手足了。他当时掉在秋天的野草丛里，可如今已白雪皑皑，生死离别了，虽然似乎应该高兴——最可怕的一切终于过去……她们总算保全了自己的雄鹰！谁也没出卖他，谁也不曾酒后走露消息，大家齐心协力把他掩护下来，不让警察的贼眼发现，他终于安然无恙地躺在雪橇上，离开了蓝树林，离开了你，每过一分钟，都要离开得更远，慢慢地混进别人的圈子里去……他偶尔打量索菲卡一眼，目光充满了愉快而又忧伤的感激之情，然后又重新举目望天，望着他上面那无比深邃的灿烂晴空，那儿已经扫除了法西斯秃鹰，获得了解放，那儿已经自由了，可以自由地翱翔了！……姑娘觉得她似乎了解查伯洛特内的一切。她忽然看见他在他的故乡捷尔诺夫辛纳，在一群牧童中间，他们跟在牲口后面，在收割完的田地里游逛，或是仰面朝上躺在田埂上，看着高高的蓝天，怀着

孩子天真的幻想：“天离我们有多远？……”忽然，查伯洛特内已变成一个毛头小伙子，出现在索菲卡的面前，他先是在城里念工农速成中学，后来又成了大学生，抱定宗旨要学会世上所有的语言……当飞行员，照查伯洛特内的话说，那纯出于偶然，简直有点儿滑稽可笑。由于自尊心受到伤害，他才报名参加了航空俱乐部，不过，他如今却也毫不后悔……

索菲卡喜欢听他吐露衷肠，听他亲切地倾诉自己的过去，把那些对他、对他的内心世界如此重要的事情全部托付给她。他选中了天空，然而人们称羨的那种优美而富有灵感的飞行，他却很少有份儿……“基本上成了瞄准器搜捕的对象，冒着密集的炮火飞行，”一次，他懊丧地向索菲卡承认，“当你眼看就要成为别人的靶子而你自己也在捕捉靶子的时候，你必须拚命往前冲，争取比敌人提前哪怕一秒钟进入射程……”飞行的真正乐趣，他仅在航空俱乐部体验过，那是他初次独立放飞，他这个年轻的飞行员确实尝到了灵感的涌现，那种心灵上的感受真是永远难以忘怀。

听着查伯洛特内的叙述，索菲卡仿佛看到自己同他一起回到了他那个无可比拟的清晨，目睹他这个航空俱乐部的学员如何获得了独立飞行的权利。这样的早晨自然不会睡过头，天刚蒙蒙亮，你便来到了机场，那里满天的彩霞，召唤你投入他无边的怀抱。于是你第一次不用教练的陪伴独自滑上跑道，飞上绚烂的天空……你的心儿在歌唱，那实在是语言所难以形容，——在望眼欲穿的期待和无数次的焦灼不安之后，此刻你好象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你成了一只飞鸟，在你面前立刻展现出无垠的天空，此刻你对自己、对自己的本质会有一种完全不同的感受，你终于认识到什么叫无拘无束的绝对自由……这样的感受也许只有初恋能与之相比——这些

话都是他在同索菲卡促膝谈心时向她倾诉的。

“除了初恋，难道还有第二次相恋？”她于是问道。

他望了她一眼，神情有一点儿古怪，甚而有几分紧张，他的目光在她脸上停留的时间比平时要长得多。

“不知道。这也是道听途说……可能，第二次真的不会有这样的感情了。要知道，无论他以后在空中度过多少个飞行时，但是他初次飞上天空的感受是再也不会复现了。前线的天空——这完全是另一码事……”

索菲卡如今心乱如麻。是灾祸，是不幸的事故把她同飞行员联结在一起，她的灵魂为他饱尝了多少磨难和痛苦，——可也许，恰恰是这些提心吊胆的白天和焦虑不安的黑夜，将来有一天会变成你一生中最幸福的回忆？那时你将满怀美好的感情回想起那日夜的焦虑和惊恐，为了挽救飞行员的生命，你如何在秘密的隐蔽所里看护他，同他一起躲避警察的贼眼；如何用煤油为他冲洗伤口，涂抹烧伤；如何按一定的比例将谷糠与粘土搅合，配成石膏的代用品；如何随时绷紧神经，提防不测的风云。预防不测！为了搭救他，她绝不会有一丝的畏缩。为了他，她曾在枪弹的呼啸声中冲进河柳丛，速度之快，连押送队的子弹都追不上……她不顾一切，终于返回他身边，为了重新含情脉脉地望着他……她同老人们一起，一点一滴地挽回他的生命，又终于在共同的生活中对他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在凄厉的风声中，在昏暗的油灯下为他读书，或是贪婪地听他讲述，用她那暗中颤抖的灵魂极力捕捉他的话外之音，捕捉他那披露衷肠的只言片语和笑谈中隐晦的自白……从今以后，这一切都不会再来，在这最后的一刻，快尽情地把自己的雄鹰看个够，反正时间一过，一切都会消失，都要凋零，就好象春天的樱桃花，谁也